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傅縡

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論曰

無諍論言此(一作比)有知(一作智)三論者雷同詆訶(一作訶詆)恣言罪狀摭(一作歷)毀諸師非斥宿(一作衆)學論中道而執徧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與(一作學非)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諍鬬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

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歘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英華作丹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掎摭一作營造枝葉英華作彼業非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更改舊宗乙一作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捨一作寤復別如是展

轉添糅倍多惣而用之心無的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虵斷手一作嘉樹斬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所一作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搆覩緣則一作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横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一作有何嫉詐干犯諸

師且諸師始（一作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四字一作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一作則斥小道）指令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佛（一作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一作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一作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

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内平等讐敵鬬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鬬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毁之興盛於兹矣吾願息諍以道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撥佛一作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

於中論不(一作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一無不字)徧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一無使字)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能(一作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衍別辭(一作解)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摧(一作桷)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玼

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真是世（一作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者言諍與

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為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存）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人（一無人字）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

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成教誡深致防枉一作杜說現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虀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虀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道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

勝則聖人勝我（一作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一作然）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劒通夜擊柝瞑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論）說而使我讓退此謂鷃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諫（一作無諫字）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

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貞矣荅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未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一作守）一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

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柱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之一作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一作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一作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

言亦為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胷襟盡情性而生識諧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閒耳明月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羣籟必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一無申字）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

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一作且考真偽甄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剎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為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蜜檀波羅蜜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

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夲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寳必不貪（集作操）人所寳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為寳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剎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弊）以此邀（集作徼）福（蜀夲作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户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一本作子曰庶矣哉仍有冉子曰三字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一作政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税國足不在於重歛若逃税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管子曰以正户籍謂之養羸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户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取其利也三代以前井田定賦泰

華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一作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元魏之亂一作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

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頰覩冗俗（一作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一無此二字）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家作佃家也）被強家收半本（一作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一無以字）敷其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一作人俗康阜）頰之力焉功侔管（一作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一作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一無之字）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

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仕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此一無字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一作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

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眦皆破（一作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税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一作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

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一無此二字）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準一作糴）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

萬經費之外常積羡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劒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

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及一作致）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一作要）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流而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

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優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

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猶一作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機一作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

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作旋致）罄竭更仍貴糴（一作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作在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

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歳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藝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

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

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欵開疑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

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戸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僃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疑人賈害豈天道毀疑作歟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乂禮記曰倉廩實而知禁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

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狗已奪疑作奮其長觜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胃聽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疑葅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彌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論）領其（集作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貴字）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作急）集（集作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集作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

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言蜀本作云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漢書作盧山之壑令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予輿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權酤興歎稱其職者必能集作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折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

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集作痛哉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廻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

之真人况兼有榮禄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顔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愠集作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

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甞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甞不廢卷歎息向其

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作惑）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閒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

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言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魯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疑是矣）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單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仭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莊子作堂）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

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作疑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豊於道故牝雞晨鳴三賢奴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

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閱墻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疑靦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

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讃移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

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
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
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黄冠蓽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
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蕚死
生契濶白刄交前弟瘦兄肥無脣遠矣爾其友于怡怡
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文足爲樂也而無賴
之徒不思其友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
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

欲揺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斂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蚍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蓽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蔕介側目切齒遂使蕞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之望痛矣

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闕連貔虎摶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待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氷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

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
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
在衆在德不在强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
駕遺風宋萬附輿慶忌驂乘勍弓飲石長劒挂頭疑作頤
冠鷄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
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
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逵容
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横當其吐納

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鵰鶚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慴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痏實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事共徃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頽之萬舞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

餘裕（一作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睹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跡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況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一作及）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

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願聞疑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跼天蹐地每一作心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祇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子之

堂苟有胷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陥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睹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甿横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

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無訾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

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畝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疑）復

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羣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隷京師隨時聚散懍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疑作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

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茍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𤋮而禮之禓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

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學斯有
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輕
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刓弊末乎於是大雅之
友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
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絶
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
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
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

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性疑作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絶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亷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

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室家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用粹作急緩）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川粹作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集無於字）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閎夭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況朋友

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集作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集有良字）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深知他人不可故再言之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

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受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疏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魏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蜀本有賓客二字）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

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音孔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袁本作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川粹作館）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集作槐柳）齊列所

誅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集本無人字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刑賞

應正論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

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寛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此一無四字）異操而聚民之多僻（此一無四字）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

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一作誰）應行之於己余竊懼焉僕斂衽（一作襟）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讜言（一作忠讜）為己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一作物）開物（一作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一作政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僭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應正而無咎矣乎觀一作矢漁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胸臆之中一作議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希旨論人苑中獵兎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一作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英華作建非威太守漢建非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一無此字）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遠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知（一作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遣平心之味獻可替（一無此字）否而論道乃（一作方）悏正體之節候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一無此字）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

若以不同見議一作讜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一作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匪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一作足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

（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一無此字）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容網（一作深容）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辨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綱（集作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

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一作無此二字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

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駈捨銜轡於奔縱一作踊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一作鞦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吏一作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而變為唯帝王之令一作命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高一作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一作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

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曰一作奏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於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叡哲登宸髙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期一作眷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

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人一作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一作揖攻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蹇蹇一作謇謇匪躬願叅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孰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禄從來長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懐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夫集作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盖非集作非有激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集作夫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字集作有八九焉十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有刑刑者㑹也㑹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具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脩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絶議然後治法狗於朝示於野六字集作狗於朝於市於野

昭然於衆同集無同字方棄之所示容二字集作以不易也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集作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髙陽佐之莫哲于集作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作斂於成康於集作于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集作法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一作是又作折則君子時或妄訟于集作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

之詞也集無也字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集作不足以信字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集無此二字巫以鬼神占良集無良字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況訟訟集作語言又作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況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集作扶撲之濫焉大即集作則字性命必有鈇鑕之冤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耼之誨以三字集作而崇周公之集作此六人者集無此字無一以集作好輕又作欲輕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作好輕

傷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蜀本作非）於季路賢者（七字集作非苟然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集無者字）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

冬字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集有夏字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 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文粹作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文粹無知字）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文粹作五）木加連鎖而

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

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集作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必知權川文粹作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

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也（文粹作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叡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

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劓刖之屬最可以為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憯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

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内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晝灰為獄誓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搒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

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縶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内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默（疑作黠）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爲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爲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伺赦宥此爲弊之五也棰楉之下易以强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

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棰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圜扉嚴邃守者羅

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覺此為弊之七也況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録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

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疑作決)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作清)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

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仲尼之修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奬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太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闕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

月以為王化令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為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爕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為賢人其為將者扞城之材為國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

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
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
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遵之王言以爲之國
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疑之
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朋援未移
衆知必復其位時爲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身必
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朞年而
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官者乃結官

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徵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二字疑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輿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為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須至於亂

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賞論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闕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

善希公朝之禄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秩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相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禄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

寸禄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馬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斂氣立為勍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福豈不

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温洩溺之器以媚黄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貲材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滛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於官與士君子比肩

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左傳作孫桓子恐避諱）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　　宋　李昉等　編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蓍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厂言（周禮作⿸疒言）寒痟首致聲不同伐性爛腸催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太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驗人之詠彭

城一作場非秦國之稱和緩李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奥桃膠何是北斗靡遯一作録其刑一作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一作傳雍祝之傍簫聲猶一作獨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

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家之後猶須劇談綱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窮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兒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況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甞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

為甘桂心為苦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歔見晉書本傳之讀莊子異孔子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巳盖所以然者若無隅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鮮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盂浪酬塞一作賽惡之一作人者多愛之一作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一作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友朋患起膏肓痾

興府俞一作俞附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二字一作胡麻鹿藿止一作繞救頭痛之病一作痾麥麴芎窮反救一作止河魚之疾一作腹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四字一作欲求反侯者侯疑作死於玄都揚已名於緑帙一作藉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賢遍切）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册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

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川文粹作恚非書焉後之或者復川文粹作覆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川文粹作為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

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蜀本作覆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孫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作猶亦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

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

之者則儗圓立者稱聖偏攄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伸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派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

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上疑作澤上於地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

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以一作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上於天

可為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下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是也

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韜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膠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

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擴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羣嶽則崗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

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刳而㲉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

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文粹作睃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孤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其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

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發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𧗠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烱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宫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膻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

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獸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徼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蓍龜論

于卲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

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蓍辯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載陽而履陰繇得蔟藜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

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流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蓊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攄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篇）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滌雕以為善對又其効

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冬命釁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集作乎清明將之相在於集作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禄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良貌美子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精不釋陳平之濁俗則

知清精者雅矣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

（集作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

宜無聚大衆仲集作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無此二字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集作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集作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囷倉謹蓋藏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

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
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
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
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賛傑
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
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
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
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天如是内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虐集作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草並起道路不

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書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

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昬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一有者也防昬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集作於方册與之字亡治亂之道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

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

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説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

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暵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

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祲益為善而（疑）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鳥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教化

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阪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

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疑衍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況聖人乎希濟以

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